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皐藏稿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涇皐藏稿卷十

明 顧憲成 撰

愢軒記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支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

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樂憂近歎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倜儻負奇有經世心其暱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

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夙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顧坐戇直數賈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黯慘恳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於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譴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

耆老子弟顧以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髪報塞閒嘗與諸士有所揚搉大都不離於訓詁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吾徵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髪表樹怠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隳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説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嗟乎柳氏文而已也蘇氏未離乎文也莊氏離乎文矣其

庶乎晚年一出尚不免於悥口况其下焉者哉甚矣哉出處之難也予至桂城無所居假館藩署日起無事時時坐其中軒攤書而閱之輒復内念仰而無以對於先哲也俯而無以對於州之耆老子弟也因顏之曰愧軒而為之記其説如此欲令天下後世知予之過云爾

游月巖記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濂溪周先

生故事大夫曰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有

此否哲菴氏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猊如伏犀如龜蹣跚如鳳翺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徐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佇立凝視遞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予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欲

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觴觴觴到輒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亹亹爾我俱失少頃薄雨乍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輿人竊竊從旁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兹游也無物内凝忘矣無事外凝忘矣内

外兩忘濂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兹巖之助豈少哉即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者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之曰奈何舍内而徇外由今觀之何内何外河之馬可以畫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總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舍内而徇外者發歟吾于兹巖乎

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静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無非若羈旅之倐來倐去也吾儕辛儆須臾之暇探奇討勝回視轇轇擾擾之鄉迴若仙凡以故情暢神怡洒然自適退而與轇轇擾擾者交卒亦歸于轇轇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産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饑如

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是目若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而足且將狎為故常漫不加省欲一幾希於洒然弗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在轇轕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揆諸周子之指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稱善就予索主靜之訣予面壁不答已而曰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盡一觴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

焉兼以遺二君是歳萬歷十五年也

尚行精舍記

予向讀孚如鄒子衡言有曰今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堯舜而議論愈精世趨愈下維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救時第一義乎作而嘆曰有是哉何鄒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不穀當佐下風矣一日郡侯懐白周公貽予書曰吾師鄒先生里居新搆一書舍顔曰尚行羣同志講習其中盖慨然有感于空言之弊思以身挽之厥

意甚盛竊謂此舉不可以無記敢請乃爭如書來亦屬予記之予又作而嘆曰有是哉何鄒子之勇也不穀當拜下風矣雖然世得無且以悟求鄒子哉予以為鄒子之標尚行正悟後語也何也凡人之于道當其未有所見即誘之而使為弗為也將又迫之而使為弗為也幸而為矣安排而已耳把捉而已耳朝而作夕而輟夕而作朝而輟矯强而已耳猶弗為也及其既有所見而後有真趣味出焉有真趣味而後有真愛慕出焉有真愛

慕而後有真精神出焉有真精神而後有真體驗出焉其於行也不誘而勸不迫而趨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以易之矣故曰鄒子之標尚行正悟後語也夫安得以悟求鄒子且夫世之言悟者津津矣予不敢以為非也亦嘗歸而証之于行歟古之聖賢戰兢臨履于其日用之常終身勉勉而不足今也雍容指顧于其精微要眇一朝闡揚而有餘試令歸而證之于行果能如其言一一實有之而無憾歟果能如其言一一實有之而無憾

也則是軼聖賢而上也如其未也彼所謂悟無乃揣摩億度而已歟新會主静姚江致知其所參叩凡幾何所磨勘凡幾何所抽添剥換凡幾何厥維艱矣可以揣摩億度當之與然則鄒子之標尚行特以諷夫好言悟者使其自反而自識之而非以悟為諱也又安得以悟求鄒子而況鄒子之説在未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將漸著漸察人事盡而天理現一旦豁然而貫通矣在巳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將益昭益瑩淪肌膚而浹骨髓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然則悟于何始因行而始悟于何終因行而終鄒子之標尚行乃其深于標悟者也又安得以悟求鄒子無已亦就鄒子所標尚行一言還以求之而已矣鄒子負俊才摛英掞藻翩翩方駕作者而不以為足也進而秉銓政鋭意澄清辛壬之際天下一日易視改聽迄于今賴之而又不以為足也退而脩諸家噐噐自濯履繩蹈墨不越尺寸盖鄒子之尚行類如此予將何求獨念天理難純而易雜人情有初而鮮

終而今而往其惟盡刊枝葉并力一源斷以不疑積以不懈緝熙庚續日新富有期于衾影無怍寤寐如一庶幾心體渾全拈來是道出而為文章不炫技能出而為事功不矜意氣卓然稱昭代粹儒焉然後人莫不曰是信能尚行者也是信能以身為標者也是信能砥柱中流障狂瀾而東之者也其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淺鮮已予于鄒子衷交也故不以頌而以規鄒子其許之哉因書而就正于周侯遂以復鄒子顧鄒子之更有以進予

俾予果得望下風也

虞山書院記

常熟先賢言子游闕里也有書院一所相傳為吳中子弟從游聚講之地一名文學書院一名學道書院自宋入元嘗廢於至正之末至國朝宣德間而復嘗再廢於萬歷之八年無幾何而又復盖斯文命脉所關自有一段精光灼爍於人心不容滅没宜其爾爾惟是規制未備過者惜焉瀛海耿侯孜孜好道來涖邑事釐奸剔蠹

百務維新期年民大治肅將祇歡弦歌滿四境矣一日謁子游祠下低回不能去慨然嘆曰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責也夫遂請於當道而鼎新之首捐奬金為倡繼之以俸于時撫臺周公李公操江耿公丁公巡按令擢提學楊公巡鹽左公巡倉孫公巡江李公兵備楊公蔡公知府李公咸高其誼各捐金佐之邑之衿紳翕然丕應越父老子姓亦莫不踴躍供事甫五月遂告成哉峩虞山儼然東南大觀在焉因易名虞山書院志地也顏

其祠曰言子親之亦尊之也配以遊寓梁昭明太子統名宦宋縣令孫公應時邑賢明脩撰張公洪都憲吴公訥侍郎徐公恪別駕桑公悦大參周公木孝廉鄧公韍縣幕朱公召布衣鄒公泉從輿望也又為之遡厥淵源顔講堂之前曰顔學孔子是子游之所踰江蹈河不遠千里摳衣而趨北面稟業者也旁建精舍顔曰友顔友曾友思友孟而漢之董宋之周邵二程朱陸我明之薛胡陳王諸先生俱次第列焉是子游之所後先二千載

之間相與疏附奔走作孔子羽翼者也入其門登其堂俯仰瞻盼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減洙泗當年矣於是其裔孫諸生曰福曰喜及姪逢堯偕詣予乞文記之以旌侯德識不忘予曰此非君之所得私也而侯適以書來囑曰願聞一言之教予謝曰侯業已命之矣何庸贅福曰何曰侯之標願學孔子是也吾儕喫緊在發是願耳曰自我侯提唱以來凡環而聽者亦既蒸蒸奮矣予曰談何容易竊計以為

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懼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真操槩焉是必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真胷次焉是必有殀壽不貳之真骨格焉是必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羣蒙之真氣魄焉六者備矣然後可云能發是願耳談何容易福曰若是其難歟曰又不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巳耳何者自巳原來一孔子也福曰

然則孟子何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此正言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須從幾希處辨取也試以見在證當夫一堂之上彬彬濟濟非性命不談非禮法不動居然聖賢之徒也固此人也俄退而與鄉人處率未免墮入習套中矣俄又退而與家人處率未免墮入習情中矣甚而放僻邪侈無所不為違禽獸不遠矣亦此人也何判然懸絕如此哉其幾只係於一念間耳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其去兩者不能以寸幾希之謂

也魏莊渠先生述陳元城之言曰凡人自期待當以聖賢自尅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輙隱隱心動竊以為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已識得自已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孔子即欲不為孔子不可得已此予所窺於侯之微指敢代侯引其端君幸為余復於侯曰侯之潛心孔子有年矣必有會也庶幾沛然悉其藏以嘉惠我吳俾斯道昭昭如白日之中天俾吳人士自知洒掃應對以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

斯予之願也夫豈惟予之願實侯之願也夫豈惟侯之願實孔子之願也然後言子之北學而歸不為孤孔子之所莞爾而笑不獨在武城矣侯其無讓哉福等咸起拜曰論至此委非眇末可得而私也遂次其語歸而鑱諸石周公名孔教臨川人李公名三才順天人耿公名定力麻城人丁公名賓嘉善人楊公名廷筠仁和人左公名宗郢南城人孫公名居相沁水人李公名雲鵠內鄉人楊公名洵濟寧人蔡公名獻臣同安人李公名右

諫豐城人耿傒名橘河間人乃若教諭則黄家謀訓導則化大順朱朝選縣丞則趙繼俊樓汝棟主簿則王化曽承忻典史則俞鈺皆與襄乎盛事者也法得附書

陸文定公特祠記

有客問於余曰陸文定公何如人也余曰是海内所共傳平泉先生者耶先生業已自拈出矣何俟贅一辭客曰何曰余有味乎先生之所謂平也孔子不云乎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何以不可能中而繫諸庸言平也平無竒非可以意見播弄也平無辟非可以意念把持也平無險非可以意氣馳騁也故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愚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引而納諸中庸知者亦愚賢者亦不肖一切伎倆都無用處所以不可能也先生其幾之矣先生少從家人受農帶經而鋤已請於其尊人志梅公乃得竟業業成舉南宫第一人選讀中秘書顧恥以文藻自雄退而潛精性命日切磨於諸

名賢長者間其學原本六經不好章句時有會心處拈片紙灑筆題之往往出人意表旁通二氏用以解脫塵坌淘洗渣滓不為溺亦不為諱也而曰吾於般若有緣久之所養日益充所造日益粹湛湛穆穆渾然天成其於規矩繩墨尺寸惟謹而未嘗故為莊嚴以示異其於日用事物儻然而來儻然而往了無揀擇而未嘗漫為遷就以示同不爭之矜不黨之羣先生有焉且予不見之乎達如徐文貞其於天下賢人君子無所不推挽而

獨不能以溷先生也奸如嚴分宜悍如張江陵其於天下賢人君子無所不摧剝而獨不能以加先生也何者先生固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也有味乎先生之所謂平也客曰先生始為諸生邑令朱公廉其貧周之不受則諷使居閒先生若為不喻也者而去之及以庶吉士補官張文毅忽問謁内閣有贄乎先生謝無有公曰此故事我假若二幣往可也先生逡巡持歸明日竟不用復持還凡皆細事耳何必硜硜乃爾將無近於固曰

吾聞之也事有大小道無大小如其道千駟萬鍾安焉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玆固也正所謂平也曰先生登第六十五年屢歸屢起屢起屢歸後先守官不及一紀餘日皆為山林所有依稀是接輿荷蕢閒人矣將無近於偏曰吾聞之也進者人情之所易須受之以難退者人情之所難須受之以易然後兩得恰當焉故曰三讓而進一辭而退玆偏也正所謂平也客曰先生晚而赴宗伯之召慨然有開濟之懷旋以

時事不合謝病歸可謂見幾而作矣瀕行復疏陳十事而所列辨宫府抑戚倖斥貂璫大觸時忌類少年英鋭之為將無近於激曰吾聞之也大臣上與宗廟社稷為一體不以去就二心下與四海九州為一體不以行藏改慮韓范富歐率由茲軌誠其中有不能自已者耳茲激也正所謂平也若乃摸稜而已耳調停而已耳同流合汚求免非刺而已耳是世俗之所謂平非先生之所謂平也故曰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兩者之分毫釐

千里不可不察也客曰然則先生可以相矣曰可哉先生亦嘗言之矣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貴其平繩愆弼違備藥石也責其明至范質謂吸得三斗釅醋方可作宰相則又力破其似是之非而惜質欠世宗一死由此觀之於相乎何有已又語客曰相有待於先生先生無待於相也吾見其生也人皆仰之其逝也人皆悼之作範當年流風來世將令薄夫敦頑夫廉鄙夫寬懦夫立先生一段精神未嘗一日不默

行乎天壤之間也盛德大業斯其在矣相與否曷論焉會其鄉人聚族而謀為特祠俎豆先生先生之子大行君伯達屬予為記予於先生當在私淑弟子之列自愧淺陋不足以窺先生而獨有味乎平之一言以為如先生可謂幾於中庸矣因述所嘗論次為復異日者尚當采九龍之芝侑以二泉躬薦先生祠下而就正焉先生其許之哉

龔毅所先生城南書院生祠永思碑記

予抱痾溼曲日坐卧斗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一日邑中父老趙仁等羣而謁予廬予謝焉固請乃見之進而詢其故則皆拜而言曰仁等竊願有愬也予曰何對曰江南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糧長糧長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白糧識者憫其然嘗為役田之議矣嘗為役銀之議矣嘗為役米之議矣所以為吾儕計者誠可謂至矣惟是一法立一弊生利病參半猶未能廓然而大蘇也幸鄉達毅所龔先生目擊而

心惻之究晰始末剩量公私列為八議一曰加白糧之耗米一曰革千料之糧船一曰分銀米之徵收一曰并徭銀之徵收一曰革無名之供費一曰免糧船之盤驗一曰緩批單之勾獲一曰增金花之滴珠精審詳密鑿鑿中窾當道聞而善之亟允行焉自是充役者省費過半人人德之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吾儕尚無悔於先生業就城南書院建立生祠以致報私書院固先生未第時讀書處也邑侯柴公為闢之當道兩院而下景瞻盛

美並為顏其祠表異之風聲奕奕九龍增高二泉增冽矣仁等猶恐歷時以往耳目寥曠即蒙德者或莫知所自慕德者或莫知所考也共圖勒碑貽諸永永敢乞公記之予喟然嘆曰仁哉先生乎竊於是有以見先生之心矣嘗論之君子之出而效於世也將為令焉必以一邑之休戚為心將為守焉必以一郡之休戚為心將為藩臬大吏焉必以一方之休戚為心何者彼其責固有所屬而不可諉也非徒然也一邑之休戚令之職不職

稽焉一郡之休戚守之職不職稽焉一方之休戚藩臬大吏之職不職稽焉職則有慶不職有讓休戚且移之躬矣由此觀之彼其勢又有所繫而不得諉也夫如是則其朝而經夕而營孜孜汲汲務欲與民聚好而除惡亦不必仁者而後能也若其退而里居脫然釋去當世之寄高者有巖棲川泳以自愉快卑者有求田問舍以自封殖而已於一鄉之休戚奚問哉先生乃獨惠盼枌榆深惟熟計非有不可諉之責臨乎其前而懐之如已

痛已痒非有不得諉之勢迫乎其後而拯之如赴溺赴焚周建石畫保世無疆微夫仁心為質與物同體孰能臻此者乎先生素厚德長者兩為令一為守敭歷藩臬所在俱有惠澤民謳思之不忘今嘉禾吳橋咸建生祠尸祝之余竊以此猶有為而為者之所得而及也至其為德於鄉如是則非有為而為者之所得而及也宜為著先生之心以告鄉之君子庶幾同是心者因先生推而廣之過利必興過弊必革吾邑其永有賴哉仁等起

而再拜曰聞公言不惟見先生之心又見公之心矣遂受而鑱諸石先生名勉字子勤登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

重脩二泉書院記

吾邑文莊邵先生建書院於惠山之麓榜之曰二泉先生没屬嗣子蓘生煦賛壻浙江東陽少尹秦汶共守因肖像其中歲時瞻禮焉煦没嗣勲勲没不復能守汶子太學榛益併其半之三榛没屬季子煋得盡併而專守

之久而變故百出幾厭涎口伯子茂才秋請以身任址不竟廢觀察盧臺蔡公過而喟然興嗟謀諸邑侯林公新之遂捐鍰金百餘兩檄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責成邵氏而書院獨責之泰向故有分守也茂才君慨然起曰是實在我若之何其獨勤當路乃躬為經理佐以家貲百金自丁未秋七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訖事規制備具頓還舊觀因語余曰秋也不敢忘文莊敢忘蔡公子其為我記之余憶往高存之輯先生年譜有問

先生何以無後未及對今請申其說竊以為先生之所為後與世人之所為後不同何者世人之所為後有待而先生之所為後無待也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誠心質行表裏皭如貧賤不為移富貴不為淫威武不為屈能立德矣由釋褐以至懸車所在惠澤洽焉教化行焉風紀肅焉典刑樹焉上獲下信闇而彌章能立功矣簡端録寤寐聖賢闡性命之精藴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權衡能立言矣至於

今流風餘韻宛然如在兒童走卒無不知有先生也者是先生之所為不朽即先生之所為後也余少時聞其省有某督學行部至某縣閱諸生籍見呂姓者甚多於其入謁命之曰孰是呂蒙正之後列左孰是呂惠卿之後列右一時俱趨左無右者督學歎曰蒙正有後惠卿無後斯言良可味然而為斯言者猶有待也先生則無待也茂才君又從容言先生嘗於中建李丞相忠定公祠尸祝而俎豆之以志尚德之思今亦并加重葺庶幾

先生欣然惠顧時時降陟其間即忠定不孤耳予不覺爽然心開作曰信矣信矣先生之於忠定也其猶蔡公之於先生也而今而往為忠定之先生者無窮則為先生之蔡公者亦無窮為先生之蔡公者無窮則為先生者亦無窮矣故曰先生之所為後與世人之所為後不同也君以為何如茂才君曰而今而知後之時義大也請質諸蔡公當有以復于是乎書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其為政也敦尚風教林侯名宰漳浦人能與公同心以

有為者也馬丞名之驥信豐人規始董成與有績焉法得附書

涇皐藏稿卷十

涇皐藏稿卷十一

明 顧憲成 撰

虎林書院記

虔南陽明先生過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聞良知之説而悦之歲丙午持節來撫浙喜曰生平寤寐於斯慰矣既至大脩保釐之政興利除弊無不殫厥心大指以節愛為本而躬先之一時人心信服翕然風動

爭竭精白以應比及期年政大行公喜曰可以教矣乃謀於藩臬諸大夫而下曁鄉之衿紳時詣天真書院而論學焉已而以為是去省城稍遠也再詣錢庠尊經閣又以為是稍局未足以居四方之賢也因議改建僉曰莫若舊撫治便公往閱之信遂改為虎林書院而屬錢塘令聶侯經紀其事始於戊申之十二月至己酉之二月中落成俄而公病作且劇侯入問以竣事告公嘆曰竟不得與諸君共印正如之何尋卒聞者無不流涕十

一郡一州七十五邑之民咸為罷市侯承公志凡一切未卒業者皆次第成之規制大備謂是舉也以維世道以淑民風以紹往而覺來宜有記特書見最并述垂革之言丁寧惓切予憮然曰惜哉命也亦已焉哉雖然其不已者固自在也盖予與公業有所印正矣追惟去春予過虎林公出晤昭慶寺從容謂予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禰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契焉行將倣而圖之竊有三言欲請予曰願聞之公曰子之言必稱性

善允矣然而一善也或謂之有而非執著也或謂之無而非斷滅也亦各就所見而云耳將焉所置是非於其間予曰陽明先生之證道天泉也嘗為之折衷矣四無之說接得上根接不得中下根四有之說接得中下根接不得上根誠欲通上下而兼接舍性善一宗其奚之此即陽明所謂良知也公曰如是如是頃之又曰通時論學率重悟聞東林特重脩何也予曰重脩所以重悟也夫悟未有不由脩而入者也語不云乎下學而上達

下學脩也上達悟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公曰
審爾程子曷云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
至也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體驗省察之謂也正屬
脩上事乃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有就得力言者融
會貫通之謂也纔屬悟上事乃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
也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吾夫子家法也公曰如是如是
頃之又曰不思不勉聖詮也子於此數有推敲何居曰
公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必有個

來脉矣公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必有個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脉曰得曰中是落脉不向來脉理會分明縱欲不思不勉如何强得不向落脉校勘端的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故予以為喫緊只在認性諸所推敲總欲人透此一路非有他也公曰如是如是遂命左右觴觴相對甚歡而别予竊嘆服公之一片虛衷爾爾當必大有所倡明以嘉惠一方無何公緘示虎林書院會

約獨主白鹿洞規而自為之闡發厥旨復推而廣之共為八條會講之日首以談玄説妙為戒要在切近精實上下皆通壹似有槩於予言然者竊喜公之果大有所倡明不特嘉惠一方而已何意公之倏然逝也退而熟念人世共此宇宙宇宙共此血脉無今昔無生死無去來無爾我總之共此擔負共了此一事耳於是請以其印正於公者代公印正於侯且聞東溟高公嗣公涖政其於斯事特為注意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侯者代公

印正於高公適張孝廉赴東林之盟予詢虎林消息其言講堂之上濟濟彬彬聲氣之孚日昌日熾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高公者代公印正於滿座諸君子焉此固公之一片虛衷勤勤懇懇所不能自已亦即公之嘉惠來學一念映徹天壤歷千古如一日者也纘承光大務求究竟勿致孤負願相與交茂之而已俟聞之起謝曰作如是觀公之所為永永不亡吾儕之所為不亡我公者可知也已不可以不昭也爰録而鑱諸石廿公名士

价信豐人丁丑進士高公名舉淄川人庚辰進士侯名心湯新淦人甲辰進士書院建置始末詳具侯手記中

天授區吳氏役田記

吾錫糧長一役最重且難天授為錫首區其重且難更倍之予友吳伯子長卿目擊心恫慨然偕其弟仲奇叔美季輝捐田以佐役長卿二百畝仲奇一百畝叔美一百畝季輝二百畝區人德焉復慮其不足以垂久遠也上書撫臺周公言狀乞行所司酌立成規世守無斁公

覽而嘉之下檄褒異復貽書為予誦之予不能為義而好人之為義逢人説項意津津不自休長卿聞而謂予曰是舉也予聊為之端而已實賴季氏成之而仲氏叔氏從中襄焉予何敢蔽季輝曰否不然也予實賴伯兄率仲兄叔兄左提右挈以無即於顛墜何敢不勉仲美叔奇曰予兩人上則有兄下則有弟豈不厚幸頃之齊曰是先諫議之志也不縠等何有焉予聞之益不禁踴躍作而言曰不亦善乎存如是公共心肩如是公共任

恒情孰不競利而獨廓然不自有也可謂仁矣且為兄則推美於弟為弟則推美於兄為子則推美於親恒情孰不競名而又退然不自有也可謂讓矣是一家元氣也不寧惟是錫之為區共十有三在南延則華太史鴻山公為政而有斯舉矣在開原則高大行景逸公為政而有斯舉矣迺君之兄弟聯翩後先於其間風規彌暢而令而往能無感發而興起者乎果其感發而興起也凡為人兄者將不以此倡其弟乎凡為人弟者將不以

此承其凡乎凡為人子者將不以此顯揚其親乎即人知興仁人知興讓矣是一邑元氣也不寧惟是往嘗讀長卿制義磊落而多采暨仲奇叔美季輝並彬彬質有其文稱曰四難惜乎時之不逢猶然滯在青衿耳即一旦得志致身日月之際其忍獨善而已乎果其不忍獨善而已也將不以其所以為凡者帥世之為凡者乎將不以其所以為弟者帥世之為弟者乎將不以其所以為子者帥世之為子者乎行當在在興仁在在興讓矣

是天下元氣也諸君其亦相與交茂之哉於是伯子仲子叔子季子咸避席而謝曰大哉言乎非所及也請受而告諸先諫議諫議名汝倫辛未進士伯子名桂芳仲子名桂芬叔子名桂森季子名桂粤

脩復冉涇箭河碑記

錫故有九箭河在冉涇橋者為第三箭橋曰冉涇誌地也維昔為文莊公二泉邵先生宅有手書朱子源頭活水四字在焉此水北接蓉湖西連笠澤九龍二泉之秀

全滙於此橋之東清流不改橋之西悉受堙没文莊公曾請於當路欲復之爲里人吕刁郎所尼不果乃鑿陰渠暗通弦河一脉用石覆之里人仍居其上㑹刁郎之屋展轉他鬻近屬之尤南華比部比部故長者其子太學君時純克體德心而光大之慨然捐樓屋一十八間平屋三間用以闢新衢而穿故道邑尊同生許侯聞而善之言諸兵尊虚臺蔡公報可遂於己酉冬始工不兩月而河成矣因而橋之同邑髙存之名之曰承賢橋謂

承丈莊公之志也初君手一揭來視余余喜曰僕不能為義而好人之為義覩此可勝踴躍充拓得盡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外於是夫所謂是者何也源頭也源頭不識則天地何從而變化草木何從而蕃丈莊公之志亦終於無承而已矣乃語時純曰君知之乎北接薈湖西連笠澤水脈之源頭也近沿瀍洛遠遡洙泗道脈之源頭也顧君努力時純起而謝曰盛不敏何足以勝之已起而請曰吾將受而刻諸石樹諸周行俾來者往者人

人得就而覽焉庶幾人人識得源頭也人人識得源頭庶幾人人充拓得盡也人人充拓得盡庶幾人人得承文莊公之志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洵不外於是也已矣盛不敏何足以勝之予喜時純之志彌謙而任彌勇也遂為之授簡其經畫始末詳具時純自撰記事中蔡公名獻臣同安人許侯名令典海寧人比部名際昌太學生名盛明

日新書院記

雲間錢漸菴先生致其蓬萊之政而歸日率其門弟子切磨性命之旨因搆講堂一所奉先師孔子之像於中而晦菴朱子陽明王子列左右侍焉相與朝於斯夕於斯共圖究竟一時從游之士益蒸蒸起中丞懐魯周公聞而嘉之為顔之曰日新書院其門弟子髙君揭等羣而就予問日新之義予曰子不見之乎先生之於學也汲汲如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不言厭也其於教人也諄諄如也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言倦也此先生昭然

以身作日新榜樣為諸君指南也何必更添註脚揭等唯唯已而復請曰孔子之道至矣若顔曽思孟則見而知之若周程則聞而知之皆嫡冢也舍而獨表朱王二子其説何居曰諸賢具體孔子即所詣不無精粗淺深而絶無異同之跡至朱王二子始見異同遂於儒門開兩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嘗試觀之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厭之於是乎激而為王子正嘉以後天下之尊王

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厭之於是乎轉而思朱子其激而為王子也朱子詘矣其轉而思朱子也王子詘矣則由不審於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各執其見過為抑揚也其如之何而可夫亦曰祖述孔子憲章朱王乎蓋中庸之贊孔子也蔽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兩言而標至聖至誠為證予竊謂朱子由脩入悟王子由悟入脩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由脩入悟善用實其脈通於天下之至誠由悟入脩善用

虛其脈通於天下之至聖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然則千百世學術之變盡於此千百世道術之衡亦定於此舉顔曾思孟之所見而知周程之所聞而知都包括其中矣是故以此而學時而收斂檢束不為獧也時而擺脫掃蕩不為略也無非所以成已也以此而教時而詳曉曲諭不為多也時而單提直指不為少也無非所以成物也以此而逗機緣當士習之浮誕方之以朱子可也當士習之膠固圓之以王子可也

何也能法二子便是能裏孔子所以救弊也救弊存乎用用無常不得不歧於異以此而討歸宿將為朱子焉圓之以孔子可也將為王子焉方之以孔子可也何也能法孔子纔是能用二子所以立極也立極存乎體體有常不得不統於同同而異一者有兩者遞為操縱其法可以使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罷而不能異而同兩者有一者密為融攝其法可以使人入而安焉適焉渾然默順而不知此又先生昭然以一大聖兩大儒作

日新榜様為世世學人指南也在諸君自識之而已髙君揭等起而謝曰而今而知日新之義若是其浩也請得歸而質諸先生以報

重脩常熟縣學尊經閣并釐復祀典創置學田記

國家之設學從來遠矣本之先師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於無窮而天下萬世所以佩服先師孔子於無窮者胥於是乎在是故其煥然而為謨訓之昭垂能使人相與誦習焉而不敢背者非僅僅在文字間也其肅然

而為俎豆之薦享能使人相與奔走焉而不敢玩者非僅僅在儀物間也其翩然而為縫掖之森列能使人相與敬且愛焉而不能已已者非僅僅在體貌間也凡皆宇宙間一片精神之為也是故感即應觸即通其發脉在聖人而未嘗不貫徹於吾人其發機在俄頃而未嘗不方皇周浹於千百世之上下也在柄世道者聯合而總攝之耳琴川楊侯之為令也持已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繩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矣一日詣學目擊蕪

莽之狀慨然太息退而捐俸金散鍰金鳩工掄材舊之飭而新之圖為之脩尊經閣欽聖製也為之釐祀典妥神靈也為之置學田優士禮也其德意甚茂而其所規畫甚具而有法虞人士相率聚而誦焉於是茂才繆生肇祖朱生曾省嚴君栴等共詣予屬予為記予惟世之為令者上之清莞庫勤聽斷規規簿書期會之間以見能如是而已耳下之臧廚傳都筐篚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如是而已耳其於民之疾痛疴癢猶然不暇

問而又何有於教化之事哉乃侯夙夜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曹所甚委侯獨為任也曹所甚緩侯獨為急也曹所甚簡侯獨為隆也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人而為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為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是乎過人遠矣侯聞之謂諸茂才曰吾聞昔之貌孔子者顏氏之仰鑽瞻忽得其髓曾氏之秋陽江漢得其骨端木氏之宗廟百官得其肉自此以外不過

得其皮而止況予之纎纎拮据又其末也夫何足云諸茂才以告予曰非也是特存乎人之所見謂何耳即如孔子曷嘗有皮肉骨髓四者相也凡以見之淺者其得亦淺見之深者其得亦深遂作是分别耳神而明之一而已矣故夫侯之孜孜汲汲於今日與孔之孜孜汲汲於當日無以異也諸君果有意乎試思端木氏何人曾氏何人顔氏何人推而極之吾孔子亦何人哉惟是仰而模俯而效一日用其力竭蹷而趍焉即諸君之孜孜

汲汲於進脩與侯之孜孜汲汲於拮据亦無以異也其於陟聖躋賢正自不遠耳何者均此一片精神也諸君勉之庶幾其不負侯豈惟不負侯且不自負豈惟不自負由是處則慥慥足以敦行而表俗出則卓卓足以建事而匡時且不負國家二百餘年之培養矣不朽盛事海虞其何讓焉侯名漣字文孺楚之應山人丁未進士其佐侯而襄厥績者學諭則李君名維柱字本石楚之京山人司訓朱君名朝選字維玄寧之旌德人朱君名

正定字在止常之靖江人法得備書

長治縣改建學宮記

蓋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嘆曰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為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謂之不及公然與過分途也是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為二有人於此矜其聰明直跳而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

意氣直跨而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踈脫又疑於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於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為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為二其為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為一其為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於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於聖人之上者病在心

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踈脱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壹蒙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恒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真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真心澌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所深憂也長治懷白

周公來守吾常會其邑改建學宫屬予記之予詢所繇公曰潞古上黨郡也國初仍前代為潞州嘉靖初陞府置縣學仍舊制一世以後人文頗盛乃議分置縣學割府學一隅為之而人文遂遜於前說者歸咎於分裂故基損壞風氣翢是咸議脩補獨高陵劉公來守是土創議改建卜地於藩封之右府庚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請於當道當道僉報曰可已又得孫公曽公繼之協終厥事而今而往庶幾人文之有興也敢乞靈於子予

謝曰憲也陋何知人文間覽晉乘之邑也雅號為樸所願無忘其樸而已公曰足乎予曰足矣夫樸人之真心也內之無安排無攙和外之無擬議無矯飾真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脩諸家一家信之矣脩諸鄉一鄉信之矣脩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

其真也非是即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辨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冠齎盜為世詬僇將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乎其以樸張者也請得受而籍之以詒我多士意且有省乎相與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於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狃於偏貌玆不腆之邑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足予謝曰允若玆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謹志

之以侯劉公名復初孫公名鋐崇陽人曽公名臯廬陵人王君名浩臨邑人同事者郡佐童君世彦李君德王君愛焦君思忠王君致中縣令李君仙品與劉公同鄉同議此舉李君獻明閻君溥縣丞吴承宗主簿艾有騋楊善典史馬李章署教諭張一翰訓導王三重督工者民申志臯路仁等皆竭力賛襄者法得附書

石沙王先生祠記

嗚呼此吾錫石沙先生之祠也曷為祠之闡志也曷言

乎閩志先生嘗按閩所為功德閩者甚鉅今五十餘年矣閩中思之猶一日也而會厥嗣懷石君官鴻臚奉使入閩時則太僕少卿王公維中御史張公英黃公泮周公京苑馬卿鄭公一龍參政陳公柯陳公全之羅公一鸞參議張公晃蔡公一槐副使田公楊僉事康公憲王公嶽猷太守鄭公銘張公敷潛李公春芳李公長盛朱公資王公繼芳長史陳公九經解元鄭公啓謨趨而逆諸境既見莫不泫然泣下曰先生之子也聚族而謀祠

先生以永所思於是乎有祠祠曷不於閩而於石沙其說曰惟兹八郡一州五十一邑何之而非先生之明德之所波及也其誰得而顯諸先生誠不忘閩御風乘雲時儼然式而臨之於此乎於彼乎不可知也吾聞先生少嘗讀書石沙山中既老復就而息焉石沙先生之始終也神必栖矣與其以先生徇閩也寧其以閩狥先生衆以為允遂捐金而授懷石君已太常池公裕德選部李公多見後先道錫亟走拜先生壟上相顧黯黯不能

去退而徵祠盟於是郡司理佘公繼善檄邑尉袁君董其事既成懷石君肅而謁其邑人顧憲成曰甚矣諸君子之不泯於先大夫也縠不敢忘先大夫敢忘諸君君其記之憲成作而嘆曰嘻是其上下之際深哉則又曰是不獨閩志也於邑亦有之憲成生而晚不及事先生而間從里中父老習先生之緒以為危言危行魁然古之博亮君子也其居鄉絶不妄與人通遇曲直秉義而裁之不少假即有利害大故挺而白於有司不少避

先生之所施於鄉遠矣夫非吾儕之典刑耶故曰是不獨閩志也余惟士方俛首閭巷閒諷先生之業各粹然懐君子之意及其倖博一第稍試諸行事顧往往乖剌不應民無德焉彼其遠有所蔽也即投機邁會徼立名跡托於赫赫之途哉及其一旦罷歸優游自娱而已甚者至恣睢以明得志彼其近有所奪也乃先生之所為功德閩者既如彼其所為施於鄉者又如此不已難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往矣而今而後過者

望先生之祠而謁焉驟而覩其像戟髯虎目英爽凜如
業中億其非恒人徐而考其行事流風餘韻久而彌章
不為哀歌庶幾悚然而思勃然而起繼之以躍然而不
能已也夫夫然則世之不及事先生與其覩先生之近
而遺其遠覩先生之遠而遺其近者皆於斯乎有賴也
其所係大矣為將次其說以俟焉先生名瑛字汝玉號
石沙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常鎮道觀察使者虛臺蔡公生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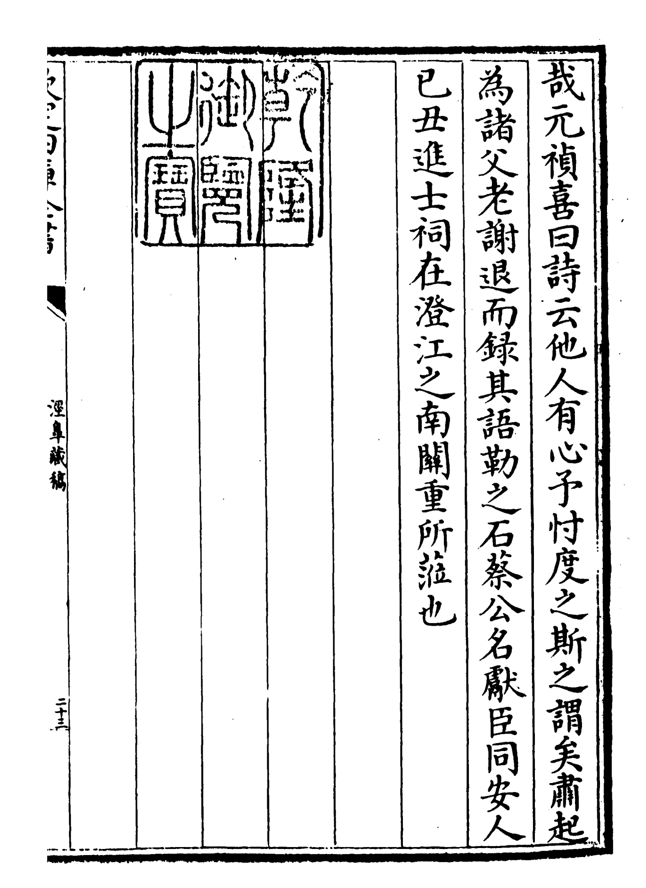
虛臺蔡公持節而涖我吳也黙而思曰吳之難治久矣道將安出徐而諦觀土風熟察利弊憬然有悟也曰吾知所以與之矣遂下令與民更始豪横有禁刁惡有禁打行紮詐有禁窩訪窩盜投充稅幹有禁諸馭民之具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民者不專求諸民也當從馭吏始則申之曰貪墨必罷苛酷必罷非掌印官而受狀受呈者必罷胥徒舞文必罷所部守將及材官騎士之屬各依汛地謹禦非常盜賊鹽徒發而不覺覺而不

治必罪諸馭吏之具又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善馭吏者不專求諸吏也當從馭身始則儼然而親示之標絶餽遺杜請託批申刑名不假左右何慎毖也地方賢否不別採訪何光明也驛遞夫船不徇過客何正大也日用蔬米不用舖行何簡便也而終之曰本道如有差錯及道役有犯沈匿需索作奸等弊幸即明白見示以憑改正究治此地方相成第一義也噫嘻至矣盡矣公可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矣故令

下十日而吳中相戒無犯令下期年而諸弊俗悉更吳以大治稍暇輒簡諸才俊進而與之談說經旨揚搉文義勉導以古人之事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興人文裨世教者率不難為之主持脩舉又皆出自俸金贖鍰不煩民也比戊申已酉間歲大潦饑莩載路公焦神勞思議蠲議賑諸所為撫摩拯救不遺餘力東南賴以安堵如故久之主爵者廉公政行異等數推轂公諸父老聞之大驚奔詣兩臺乞留幸得請加銜復任歸而

婦子欣欣交語自是可長有公也不意公一旦偶有感
輒拂衣去比覺舟已及於梁溪之滸矣乃皆鬨然而起
不期而集者凡幾千萬人相與號泣而追之叩首呼天
請留公不顧又追至吳門又不顧已又追至檇李卒又
不顧至武林而公且飄然渡江去也始皆彷徨無之不
得已而返日夕怏怏不自聊因謀建祠肖像其中庶幾
得時時奉事公其猶長有公也於是合屬士民翕然以
為允而商人朱程等且特捐貲首倡聞者羣而和之熙

熙予來不踰時而祠成矣乃介孝廉郁元禎屬予為記予作而嘆曰甚矣公之德之入人深也既而曰甚矣諸父老之自為計深也元禎曰何予曰是有三焉一以寄去思用自解慰一以明我吳之人心均此秉彝是是非非略無瞞昧不應獨蒙難治聲一以示來者俾知取程於公跡公之所以馭身者馭吏而吏莫不恭其職矣跡公之所以馭吏者馭民而民莫不循其則矣夫如是然後真能長有公也諸父老之自為計豈不深哉豈不深



哉元禎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斯之謂矣肅起為諸父老謝退而録其語勒之石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已丑進士祠在澄江之南關重所涖也

涇臯藏稿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臯藏稿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涇皐藏稿卷十二

明 顧憲成 撰

斗瞻說贈陳穉颿

陳伯子斗原之少弟穉颿既冠伯子為問號于予予號曰斗瞻伯子曰請著其義以勗吾弟予曰聞之瞻之為言望也夫士者衆之望也不可不慎所繇焉是故言焉而莫不承聽然後能為人耳也行焉而莫不承視然後

能為人目也能為人耳能為人目然後能為人望也能為人望然後能為人上也故在家而家齊在國而國治在天下而天下平伯子曰若是乎瞻之義之大也敢問何脩可以臻此予曰昔者聞之凡能為人上者必能為人下者也盖孔子之門弟子凡三千人而獨推顔氏由今觀之顔子蕭然陋巷而已一箪食一瓢飲匹夫匹婦之所得而侮也其為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而已校智則不如子貢也校勇則不如

子路也校藝則不如冉求也校辨則不如宰我也然而當時稱焉千百世而下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至以為優于湯武何也其欲彌絀其志彌伸其氣彌斂其德彌光故夫能為人下者能為人上者也吾曹誠不解陶朱猗頓之策善問家人生産以方顔子不啻過矣握管而為文稱性命述禮樂傲然而無慚也試反而徵之有萬分一于此乎以方顔子不啻不及矣乃或過者當之以不及而重求侈不及者當之以過而輕為驕人其謂

我何稺騃盍祗適顔德乎伯子曰此非特可以勗吾弟也予請得而偕事焉以無替明訓予曰善哉元方難兄季方難弟本是太丘先生家典刑二君能俾予異日免失言之咎予拜賜矣

三變說

往聶摶羽進士覲政吏部越歲選令玉峯過予而問政予曰士有三變足下知之乎曰未也曰始而舉於庠一變也繼而舉於鄉一變也終而舉於南宫一變也曰虎

變則變豹變則變是足以為變乎曰吾所謂變非於庠於鄉於南宫之謂也凡人情安常履故習見習聞率混混過日耳惟所值之境界更換一番而後吾之精神意慮亦為撥動一番惟吾之精神意慮撥動一番而後所就之格局亦為更換一番故曰變也其變之善不善則存乎人焉固有生平漫無短長到此忽轉一念傑然奮起日向髙明之路攀躋而行便登上品是謂善變亦有生平儘鮮尤悔到此忽轉一念蕩然放棄日向卑汙之

路沿洄而行便墮下流是謂不善變故變者吉凶悔吝之幾不可不慎察也曰均之變也變而之善常難變而之不善常易何也曰是有由矣士方俛首鉛槧所朝夕對者詩書耳所出入周旋者父母兄弟二三親知耳及舉於庠乃稍與世涉矣已而舉於鄉舉於南宮益又與世涉矣靡文俗套既引而弄之傀儡之場功名富貴又驅而納之罟阱之域非夫定見定力卓然有以自拔於萬物之表其孰能不波予嘗默默追省庚辰以後涉入

之心較諸丙子之時之心不無毫釐之差丙子以後涉入之心較諸庚午之時之心又不無毫釐之差庚午以後涉入之心較諸垂髫之時之心又不無毫釐之差由毫釐而積之倏而分倏而寸倏而尺倏而尋倏而丈潛移密改驀不知其所由來倘不時時自提自喚當下回頭行見涓涓滔滔渺不知其所底止矣此予身親體驗事也今曰變而之善常難變而之不善常易却是足下身親閱歷語也足下弟不忘此念時於急流之中返而

一照將見難者易易者難矣於政乎何有摶羽首肯者再為玉峯果稱循吏云予頃偕同志脩東林之盟稍稍有携時義就商者遂因而結一文會焉於是學使者臨校聮翩而列青衿予為之色喜退而自惟曾何能有助於諸友也而諸友往往過念一日之雅則又以愧偶憶三變之說輒述以告用附於切偲之誼且申之曰三變自青衿始我明開國二百餘年以來道德勲庸炳於星日問其人大都自青衿始諸友將為虎變乎將為豹變

乎即異時與諸先達齊驅並駕作宇内第一流人物亦孰不自今日始也予請拭目以俟

兩忘說贈赤岡王先生

王赤岡先生楚材之傑也海内無不傳先生名矣孰知尚困青袍乎乃先生固恬如也不為意惟日依依太夫人膝下曰吾何必以是區區者易我一日今年秋太夫人復命之赴南京兆試赤岡婉辭以謝太夫人不可勉而南偶遭舟子之阨不樂中復念太夫人不已遂病怔

忡嘆曰吾身太夫人有也奈何以是區區者易我七尺遂飄然而歸且貽書别予問何方之脩可以還故吾告無恙予何所知何以酬下問竊嘗有味於程伯子定性書中兩忘二字敢為先生誦之何謂兩忘内忘也外忘也憶予少時問養生於玄客玄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為之爽然一快了此便不墮言思窟可以言内忘矣前歲過虞山在坐有問死而不亡其指安在予就中下一轉語答

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問者為之點頭了此便不墮軀殼暫可以言外忘矣兩忘則性於我定性定則命於我立俯仰逍遥自由自在其究也隂陽不能制五行不能局脩短不能囿藐兹病魔方當懾息退伏去而深山去而深淵惟恐影響之不幽尚敢弄伎倆於青天白日之下哉予不知醫聊以此備藥籠中物先生試服之其效與否願以報我

庸說與邵貞菴論拙齋蕭先生軼事作

予釋褐民部郎得事同署拙齋蕭先生先生有道君子也予雅重之先生亦不予鄙因得時時晤就奉其提命多所醒發久之先生出為紹興守予亦乍進乍退與先生相違且二十餘年而先生即世又久之先生之子思似孝廉君秉鐸婁江亦時時過東林論學恍然如見先生孝廉因攜所緝存先録屬邵貞菴乞予為先生傳予讀之謂曰志則濳園焦翰撰碑則石簣陶宮諭核矣備矣無容贅也況予夙有文字戒可柰何貞菴曰然則請

商先生軼事予曰試舉看貞菴曰楚黄二魯周公嘗欲舉先生與鍾礪山卓異先生曰鍾騎驢衣布茹蔬便有可舉我輿蓋衣文繡而食膏粱猶夫人也有何可舉二魯笑而罷子以為何如予曰淵哉此先生之髓也不可不竟其說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庸而已矣庸者率性而已矣為衆人之所能為而謂之庸為衆人之所不能為而謂之卓異是也恐猶不免就跡上較量耳孰若反而證之於性誠反而證之於性凡出自率性無往而非

庸也且夫茅茨土堦堯舜則能之凡為人主者能乎哉胼手胝足三過門而不入禹稷則能之凡為人臣者能乎哉然而在羣聖人無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故也康節之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如以其跡而已三杯酒夫人而能之唐虞揖讓不可能也一局棋夫人而能之湯武征誅不可能也究其實則一耳何者率性故也追惟先生其衣文繡而食膏粱夫人而能之至其官民部榷稅崇文門視例簿不均敪然更定不

便者因以為謗不顧榷税河西用寛平登額羡金二百餘緡籍而儲之筦庫其官越開三江閘築西陵塘民以永頼其官大梁適無年拯救有法所全活不可勝筭事寧更以鏹三千緡市穀實所部其官闗中鑛税二使一切裁以法中人奴劉有源箠士至斃為聲其罪於兩臺論殺之羣小脅息又先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養父為二弟婚盡其力及致其仕而歸授産諸子與弟子均復捐田建蕭氏義莊以贍族如范文正故事少從緒山龍

溪二公游聞文成良知之指終身佩服所至輒刻其書以行晚而治一舟若古人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印所學嘗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履婦人女子皆信之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公之所造如此不可能也要之亦自人見之有此分別相爾在先生無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故也其為衆人之所能為而非徇也其為衆人之所不能為而非矯也徇則媚世矯則驚世凡皆庸之賊也何足以窺先生抑

又有説焉王山陰曰三杯酒須用揖讓精神一局棋須用征誅精神此指甚微會得時乃知唐虞之三杯與衆人之三杯應有辨湯武之一局與衆人之一局應有辨先生之文繡膏粱與衆人之文繡膏粱應有辨苟其有辨也即衆人之所能為而衆人之所不能為自在雖謂之卓異宜也先生可無謝二魯可無罷矣予欲質於先生而不得願以質於孝廉并寫一通質於二魯庶幾有以發予之蒙也貞菴曰是不惟洞見先生之髓可補兩

太史所未及亦且洞見中庸之髓可與子思子相上下矣

朱子二大辨續説

季時輯行朱子二大辨予業為之引其端矣既而思之其於儒釋王霸之辨尚覺未竟何則聖學以性善為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為宗當孟子與告子往復論難時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然後其說各不相礙合而一矣分則孟子自孟子告子

自告子孰是孰非可得而辨也合則孟子之說轉而為告子之說孟子是告子不獨非告子非孟子不獨是孰是孰非不可得而辨也乃論者率喜合而惡分所以儒釋王霸混為一途卒之儒不儒釋不釋王不王霸不霸而兩無歸着也夫儒釋王霸非可區區形跡間較也釋學遺情絶累以清淨寂滅為極則得無善無惡之精者也是予向所云最玄處也究也超其性於空矣儒則實霸學挾智弄術以縱横顛倒為妙用得無善無惡之機

者也是予向所云最巧處也究也戕其性於偽矣王則誠是故認性為實性在善中認性為空性在善外誠於為善善在性中偽於為善善在性外此不可不精察而慎擇也是故性善之説與無善無惡之説分即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説與無善無惡之説合即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干涉甚巨吾始以為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融通而今而知陽明之融通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

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髪千里之别也此不可不早計而預防也季時曰告子釋學乎霸學乎曰語其悟也無善無惡語其修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語其證也不動心以釋用之則釋也以霸用之則霸也存乎其人而已是故釋氏曰無生告子曰生其見性同也霸者假仁義告子桮棬仁義其禍性同也季時曰同乎曰性杞柳也初未始有桮棬也性湍水也初未始有東西也是其所指以為生者正其所見

以為無生者也性無内仁内也非性也性無外義外也非性也是其所指以為梏棬者正其所見以為假者也然則謂之無生者無生而無不生原不落滅境謂之生者生而未甞生原不落起境兩下立論若各持一說總之互相發非互相左也假仁義者計以仁義為利慕而即之梏棬仁義者計以仁義為害厭而離之兩下發念若各行一意總之覩其似未覩其真也將無同所不同者釋學圓告子僅知得頓霸學蕩告子較把得定耳世

之君子於孟子則尊事其名而背其實於告子則尊用其實而避其名其所自命則卓然以聖學為期其所標揭則公然與異學立赤幟不識何也季時曰參究到此誠拔本塞源之論也不可以不志因復次第其語授之蓋以為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正於有道君子相與尋箇是處云爾

涇臯藏稿卷十二

涇臯藏稿卷十三

明 顧憲成 撰

題中流砥柱圖

有客攜中流砥柱圖贈寧方伍子伍子疑其跡於諛也出以問予予曰非諛也頌也伍子曰何也予曰吾始者嘗與君同客燕每過郎中輒聞崇議憂盛危明之情充溢眉頰偶感時事抗章闕下至引三不足之説為證及

出而督學兩浙秉鑑持衡竿牘盡絶惟日孜孜表章潜懿風厲人倫一時士習翕然丕變無何遽拂衣歸矣已而從田間起叅粤藩適當開採之役百倍苦心調停十倍苦口捍禦地方倚為長城主爵者且數推轂擬不次登用無何又拂衣歸矣進而任事不避艱險足以立懦退而就閒不俟終日足以廉頑豈不屹然世道人心之砥柱哉聞之飾所無曰諛揚所有曰頌故曰非諛也頌也伍子謝曰此非予之所敢當也予因前曰是頌也亦

規也伍子曰何也予曰進退二途也行藏一道也容之意夫固曰君之進也業有所以行之者矣今兹之退將無所以藏之者乎其必永矢初心益敦晚節修諸身家人則而象焉修諸家鄉人就而式焉傳及海内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想望風采願為執鞭木石是居鹿豕是狎而世道人心隱然繫命安往而不砥柱哉則斯圖之光也倘謂吾宦已成矣名已立矣求田問舍而已矣不然則尋花問柳而已矣又不然則談空課玄而已矣向之

所慨然自許頂天立地作人間偉丈夫者竟何在也無乃隨波逐流飄飄不根之萍乎哉則斯圖之恥也然則斯圖也不亦可比於盤盂几杖之銘乎故曰是頌也亦規也伍子避席而謝曰甚哉子之愛我以德也請無以老自棄朝夕祇肅以對明䀹於無斁

彈心錄題辭

曙峯王君之為吳闗也聲稱藉甚方吳越千里内外往來之旅輾轉滕説莫不欣然願出於其途予聞而異之

已而有言君三仕令尹並著循良聲予益異之以為真潔已愛民君子也偶悶醫姑蘇道經吳闗君訪予舟中一見如故及予報謁君遂出卮酒酌予相對為秉燭談亹亹皆古人風軌忽不覺沈痾之霍然去體也已而示予殫心錄則君後先所擘畫敷施具在予受而卒業質諸所聞一一不爽因詢君命名之指君曰天下之事才者能為智者能謀强有力者能任予於斯自省無處也惟此心不敢不盡焉苟有利於民則躍然以起不為之

聚而歸之不已茍有害於民則惻然以興不為之除而去之不已是故在沔池即身視沔池在栢鄉即身視栢鄉在密雲即身視密雲今兹抱關與東西南北之人交即又身視東西南北恩怨之不知毁譽之不知知盡吾心而已予曰善然則君之為是刻也何居君曰人情勤始而怠終吾將借以自鏡焉庶幾左於斯右於斯無忘昔日之為邑也自是而往無忘今日之異關也凡求終始不愧吾心而已予作而嘆曰淵哉君之所存也彼僅

僅以才以智以强有力而已焉者何足以窺之當為揭而告於世俾在位者人人得是說而存之其於天下可幾而理矣

題闇子諸友會規

東林有會矣闇子諸友復為是會何也一番合并則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互相成也然而共事者僅僅數君子何也求益愈切則擇交愈慎又諸友之所以自為計也於是攜其會規視予予讀而喜曰會不厭多貴其

真友不厭少貴其精既精且真吾黨其有興乎為書其端以志朂

一元巨覽題辭

朱廣文輯一元巨覽成擕而視予其指倣於邵子之皇極經世自三才剖判以來莫不次第而臚列焉蓋造化人事無窮之變大略具矣予受而疾閲一過頓覺心胷廓然境界逈别無内無外無上無下無逺無近無古無今打成一片無是我者退而徐徐玩繹所當盛衰汙隆

善敗得失之際時而為之躍然以喜時而為之愀然以戚時而為之悚然以駭時而為之穆然以思又無非我者此中消息在各人自知之耳誠知之即天地莫能囿萬物莫能役會應有無限受用不知即與草木禽獸並生並死於一元之内而已此古之聖賢所以終其身兢兢業業不敢須臾瞞昧過去也廣文曰作如是覽乃真巨覽不佞輯是編嘗感光陰駒隙一混一闢亦僅僅轉眼間竊謂吾儕不當以玩愒為無傷姑曰有待而倏至

於無可待也今聞子之言益廩廩矣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雲陽丁子行從予游有年矣懇懇乎孝弟之為亟也一日攜其追遠會籍視予予閱之喜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矣已睨子行而言曰遠乎哉遠乎哉子行豁然起曰非遠也一體也予曰然聞之能自愛者能愛親者也能自敬者能敬親者也是故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極之於所不知何人而呼吸喘息無弗屬也無弗通也在我而

已夫何遠之有抑又聞之能愛親者未有不能愛人者也能敬親者未有不能敬人者也夫豈唯人盡大地山河種種色色無不由此而分孰得於其中爾汝之哉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如視諸掌有味乎孔子之言之也子行之志不徒欲善一身而兼欲善一家予則謂不當徒善一家且當兼善天下因推其說以進之子行勉矣

題同生許明府册

吴下多假人命之訟最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諜牌業有費已或委衙官挾仵作往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視被告家貧富為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纒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許明府來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即挾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諭之令别具狀隨遣一役挾之葬埋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逺者亦不過三

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走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已竟矣明府爽朗洞豁如除盜賊禁賭博創淫巫寛門稅諸善政多津津口碑而獨此一事尤為造福無窮世之仁人君子誠有取焉相與倣而效之其造福又當何如他年有採循吏事入國史者只將此一事大書特書為後賢告其造福千萬世又當何如也予故表而出之以俟

鄭母呂太夫人七十祝言

攻予鄭子嘗讀論語第一章疑學字未有着落已讀第二章悟曰我知之矣所謂仁是也却又疑仁字未有着落尋悟曰本章已明明道破了所謂孝弟是也予聞而善之復謂之曰有子首句提出為人二字莫更好攻予躍然投契於是攻予之母呂太夫人七十同社闇子諸友乞予言為壽予曰世之為人子者所汲汲娛悅其親只在精舉子業以博青紫已耳乃攻予獨留心性命時時求三益而切偲焉即攻予之為人可知矣世之為人

父母者所汲汲顒望其子亦只在精舉子業以博青紫已耳乃呂太夫人見攻予之游於東林輒欣欣色喜焉即呂太夫人之為人可知矣知呂太夫人之為人則知呂太夫人之能自為壽知攻予之為人則知攻予之能為呂太夫人壽是母是子萃於一堂千秋之觴庶幾其不虛薦乎闇予諸友起曰華封三祝千古推為美談由今觀之其猶屬第二義也已矣

待旦堂漫談題辭

予之知中丞懷魯周公舊矣盖自初釋褐時得之魏仲子崑溟崑溟得之劉仲子紉華云紉華端人也不輕許可亟稱公慷慨有志畧予心識之遂得交歡公及其出為令入為御史所在著聲蹟歲乙巳持節來撫我吳予逆諸芙蓉湖上進而接其言論風旨退而接其行事一一不爽乃追服紉華為知人而何世之知之者之鮮也予幸知之矣無能剖心以明公即海内長者如沈司馬繼山趙考功儕鶴諸公亦嘗與公共事知之矣率沈伏

清泉白石間所相告語惟是山農野叟樵兒牧稚之倫無由聞於輦上君子也此公之遇也一日得公所記待且漫談讀之盖不勝太息嗟乎公之生平表表如是庸可襲取庸可强飾而能默然坐受多口無不平之鳴乎已而解曰不疑之金伏波之珠自古而然於今何怪已又豁然忽有悟也遂題尺一貽公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彼求多於公者曷嘗有成心哉假令寓目是編必且疑疑而核之一一有徵必且信既信矣必

且以為知公晚也公自是伸矣此又公之遇也公笑曰吾且隱矣焉知其他吾求不負吾吾求不負吾二三知舊從清泉白石間分割半席異日有所藉手見吾紉華崑滇二仲吾願畢矣

冰川詩式題辭

真定冰川梁先生雅嗜詩精研博採積三十餘年著詩式十卷上自古樂府下及近代諸體條分縷析井井具矣乃詩原特揭出一悟字尤為喫緊試叅之悟果何物

耶凡涉於聲便有清濁可以緣清濁而得之而此非清非濁即師曠不能聽也凡涉於色便有濃淡可以緣濃淡而得之而此非濃非淡即離婁不能矚也凡涉於味便有甘苦可以緣甘苦而得之而此非甘非苦即易牙不能嘗也凡涉於象便有方圓可以緣方圓而得之而此非方非圓即公輸不能辨也故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其旨精矣畢竟金針猶可度也當問把金針是誰庶幾通得一指頭消息耳吾欲面質先生

而無從也姑書其端以俟來者

題姚玄升諸友會約

程伯子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觀諸友會約為舉業設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動一切稟諸繩墨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正曾子之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志且因之立矣奚其奪抑吾每每見人之始而勤徐而倦久而卒至於廢棄也是且不待富貴而淫不待貧賤而移不待威武而屈即求所謂志弗可得已

尚何論其奪不奪哉吾知諸友必不爾也聊為道破無令吾言不幸而中可焉

題鄒貞女傳

何以稱女未成乎婦之辭也何以稱貞未離乎女之辭也之子未嫁而寡衰絰謁墓抱主而歸朝夕依之形影相弔居然離乎女矣拜其姑又徧拜其尊屬退而稱未亡人居然成乎婦矣必曰貞女將無重違其雅意所以起問者見事情使人欷歔三嘆而不能已于是乎静一

淫靡崇茂德義君子之教也顧叔子曰子雲之賢也而嫁于新平仲之賢也而嫁于元説者往往為之辭予始且疑而且信焉以為是或一道也今觀鄒貞女事乃爽然自失矣

題婁庠政畧

予讀蕭伯穀婁庠政畧津津有契也為之言曰聖人之道高矣逺矣非夫超卓之士特立物表廣覽千古孰得而幾焉惟是世之號為超卓者往往落拓自喜土苴繩

墨甚而陽以托於不屑而隂以濟其無忌憚之私其藏身彌高而其處身彌下為害非細此有識之所深懼也伯穀雅習其尊甫拙齋先生庭訓於良知之指早有悟入往予識之燕邸中見其翩翩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迥非塵界可局私心偉之乃今試政畫庠顧能欽欽以禮自範又推之以範士即一言一動一進一退無所不致防焉其謹廩爾爾有以知伯穀向來之所從入俱由實地上來不僅僅玩弄光景而已予少負嘐嘐意不可

一世至妄擬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先贈公呵之乃止一日見曽點責子與耘瓜事輒為悚然始稍知收斂時復四顧皇皇寤寐同心之助何幸乃得伯穀乎易有之知崇禮卑竊以為舍禮卑而覔知崇便墮無忌憚行徑如伯穀方可與言真超卓也且予目擊通時相率厭修而矜悟其於程子識仁説業奉為著龜猶以誠敬為礙掃而去之孤行不須防檢窮索二語僣不自量欲挈其所去收還程子時有提掇用過狂瀾遂或不

無矯枉之過頃伯穀偕徐孝廉去聞過問東林商及此段公案往復再四諸所闡發大意務在表章程子當年本旨不令浮狂藉口絶不以一毫已見抑揚其間啟予實多至日月星一箋尤為痛快會得此然後一言一動一進一退具有着落其所自範與其所為範士不僅僅裝點格套而已故予又以為舍知崇而覔禮卑便墮硜硜行徑如伯穀方可與言真收斂也伯穀其志之而今而往尚其益加懋焉以無忘庭訓予豈惟為先生賀有

子且應為吾道賀有人矣

重刻懐師録題辭

予讀楊𡗝思先生所輯懐師録為之出涕作而嘆曰異哉梁永豐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貧人不能貴人不能賤人樵兒牧稚可狎而睨焉比其死也人皆寃之為之徒者且相與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鑊蹈白刃而不恤張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侈口頌功德焉

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為之黨者且相與戢身以避之惟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是何兩人之處勢徼顯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嗚呼昔一時也為江陵獻媚者殺永豐如殺雞豕蓋若斯之藐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為永豐雪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凛也相君亦無如布衣何也然則是録也一足以示屈於勢者不得為屈究必伸一足以示伸於勢者不得為伸究必屈一足以發明

斯民之直道究如三代即欲百方磨滅之而不能也其於世教寧曰小補而已哉夷思之欲重梓是録而新之也有以夫有以夫

題周氏譜録

省梅周子一日攜其家所藏譜録視予予受而讀之凡諸名哲之論譔洋洋具矣言必稱元公因謂之曰昔者竊聞之有道譜有族譜道以斯文之似續為譜族以一姓之似續為譜由元公而上為孔孟為文武為禹湯為

堯舜為羲軒由元公而下為二程為龜山為豫章為延平為紫陽道譜也由元公而上為世幾何由元公而下為世幾何族譜也承族譜易承道譜難為周之子孫者庶幾合道譜於族譜無徒以其易自安而以其難讓人可乎省梅子躍然起曰大哉子之言也予也其何敢私諸請書而載之宗祏以詔我後之人

題石幢葉氏世德傳

葉叅之廷尉將乞伯聲尤子作世德傳客以問予曰伯

聲孤高絶俗翩翩鳳翔千仞之上向奉徵書得邛州别駕夷然不屑也年來入山益深入林益密幾不可踪跡已還肯諾參之否予曰諾哉客曰何以知之予曰吾知之於其尊甫迴溪先生耳客曰願聞其説予曰始先生解南畿文名大噪已舉南宫嚴分宜贄而謁甚恭先生怪之分宜從容以家乘請先生不可固謝去吾迹先生所不可在彼而有以知伯聲所可在此也若塊然獨守不問誰何一切抹撥漫無肝膽何貴於伯聲已而伯聲

果諾聞予言以為知巳傳甫就私以質於予予讀之灑然異焉是從龍門來耶是何磊落而多幽思沈著而有遠韻也是故意在表章則鼓舞而道之張皇振厲悠極形容若有餘艷意在寄諷則感慨而道之唏噓太息徘徊往來若有餘悲遂應與首陽汨羅諸撰並馳域中淋漓千古何其烈也噫嘻讀樂善公以下諸傳頑夫廉懦夫立薄夫寬鄙夫敦矣讀張碩人以下諸傳鬚眉男子滿面發赤跼蹐無所容矣其於激揚人心扶植世教又

何如哉夫寧獨葉氏一家之史也伯聲起曰其然乎其然乎吾不敢知藉子之靈庶乎有以復於參之矣

題邑侯林平華父母赴名贈言

語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借其言而反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指微矣要而言之二義實互相發也只在辨得一已字耳竊以為古之所為之已公共之已而今之所為之已軀殼之已也所為在公共之已則於軀殼之已必有所不暇問而此

心廓乎其大矣何者不聯屬於内是已與人兩得之也所為在軀殼之已則於公共之已必有所不暇問而此心局乎其小矣何者不隔絶於外是已與人兩失之也得失之間其端毫釐其極千里不可不察也平華林侯閩之世家也而來令吾邑寧静澹泊蕭然與書生不異獨於四境之疴疾痛癢最為兢兢是故茍有益於民即恒情之所甚咈怡然而安之勿吐也茍有病於民即恒情之所甚暱毅然而剖之勿茹也若是者為已耶為人

耶究乃士誦於庠農誦於野商誦於市旅誦於途一以為神君一以為慈母赴名之日黃童白叟相與攀轅卧轍擁傳而不得行若是者為已之效耶為人之效耶無乃捐軀殼之已以成公共之已者耶自其捐軀殼之已謂之精於為人者莫如俟可也自其成公共之已謂之精於為已者莫如俟可也向所云已與人兩得之者非耶居今之俗行古之道俟其弗可及也於是衿紳而下及山澤能言之流咸作為聲詩咏歌其事洋洋纚纚可

謂甚盛予恐讀者徒知侯之逸於觀寧而不知侯之勞於求寧徒知吾邑之所得於侯者仰之如龍峯之高俯之如梁水之深而不知侯之所得於吾邑者自惠泉一勺之外無有也故特為之推本而著其説於端

程行録題辭

昔人有置黑白豆記念頭善惡者湯子洗心做其意置程行録記功過以自考焉可謂用心之密矣且謂之念頭則獨知獨覺藏於內而無形猶或得而文之今閱所

閑功過諸欵則可見可聞顯於外而有跡即欲著一毫掎著而不得也子其勉之吾將以此考子矣

涇臯藏稿卷十三